



●巨匠與中國名畫

吳作人

巨匠與中國名畫

吳作人

聞立鵬 張同霞 著・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與中國名畫

吳作人

聞立鵬 張同霞 著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序言

一九九三年間，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陸續推出「巨匠與世界名畫」全套二十四冊，作為創業十周年的誠摯獻禮。該系列不但繼一九九二年的「大都會博物館美術全集」全套十二冊之後，再締熱評佳績；而翔實客觀的版本與嚴謹的編排製作，更為介紹畫家與畫作的美術叢書，樹立了欣賞與導讀並重的良好典範。

由於深獲讀者肯定，我們再度向英國 STUDIO EDITIONS 情商，多介紹了六位世界級巨匠，擴編「巨匠與世界名畫」為全套三十巨冊，以滿足讀者渴望得到更多訊息的求知心靈。

但是長期翻譯及製作國外精良的文化、藝術、教育方面叢書，並不足以使我們滿意於對自身的期許，籌備經年的「巨匠與中國名畫」系列，即是有感於炎黃子孫雖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但中國近、現代畫家較之於西洋藝術家，卻明顯地鮮為人知，或僅聞其名，而不知其人及其畫風、畫作，誠為一大憾事。

「巨匠與世界名畫」的持續熱賣，說明了讀者期待欣賞與導讀並重的美術叢書。藉由同樣形式，我們希望將五十年來國畫傳統與創新的豐富面貌，經由「巨匠與中國名畫」全套二十冊，中肯翔實地呈現在您的眼前。

在此，我特別感謝大陸方面的兩位主編趙暘、于名川先生。由於他們的執著嚴謹、聯絡奔走，「巨匠與中國名畫」才得以遍邀大陸名聲卓著、地位尊崇的藝評家，各本專精，執筆為文。在排除萬難的情況下，共同為這套書的精美畫作，寫出精采生動、周延豐富的介紹。此外，亦感謝美術設計霍榮齡女士，繼「大都會博物館美術全集」、「巨匠與世界名畫」後，設計出優美雅緻、閱讀舒適的版面。當然，更要感謝各位讀者，您們的支持與需要，是我們兢兢業業、努力出版好書的最佳原動力！

發行人

黃為恭

●導論

師造化、奪天工的藝術巨匠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傍晚，比利時駐華使館燈火輝煌，正在舉行一項隆重的授勳儀式。

曾在一九三一年學生時代榮獲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金質獎章及桂冠生榮譽的畫家吳作人，今天又獲比利時國王授予皇冠級榮譽勳章。這是繼一九八五年吳作人榮獲法國文化部授予藝術文學最高勳章之後，國際上對中國畫家吳作人的又一崇高褒獎。

早在四〇年代，吳作人就曾預言：「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正是孕育中國新藝術面目的時代，正是在作風與內容上謀新出路的時代，正是要盡量吸收外來影響來創造自己，來建立新生命、新形式。」（「中國畫在明日」）

融匯中西的藝術巨匠吳作人



自那以後，半個世紀過去了，吳作人當年「不斷在找，不斷吸收，不斷在試驗」的「新面目」終於逐漸顯現。這種融會東西古今而創造的新面目，不但已為現代中國人接受、欣賞；也為西方人士認可和讚揚。

吳作人也由一個苦苦探求中西結合的熱血青年，成長為融匯中西的現代藝術巨匠。苦師造化，巧奪天工，終於攀上了藝術的高峰。為推動中國美術文化由古典形態到近現代形態的轉變，作出了重大貢獻。藝術巨匠的道路是如何走過來的？巨匠之路將留給人們什麼啟示？

從灰暗童年走上藝術之路

清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吳作人出生於蘇州，祖籍是安徽省涇縣茂林村，由於清末連年戰亂，這個人丁興旺、被稱為「小小涇縣城，大大茂林村」的老百姓，四處逃難。

祖父吳長吉携全家逃至蘇州，他十九歲拜師學畫，擅長花卉翎毛。長子吳調元是吳作人的父親，他任職上海製造局，受當時革新派思潮影響，大力支持婦女解放，提倡婦女讀書，主張新學代替舊學，因而遭到舊勢力的暗算，在一次酒宴上中毒身亡。這時，吳作人家庭中僅留有祖母、母親兩代寡婦和九個子女。最長的哥哥才十四歲，最小的吳作人年僅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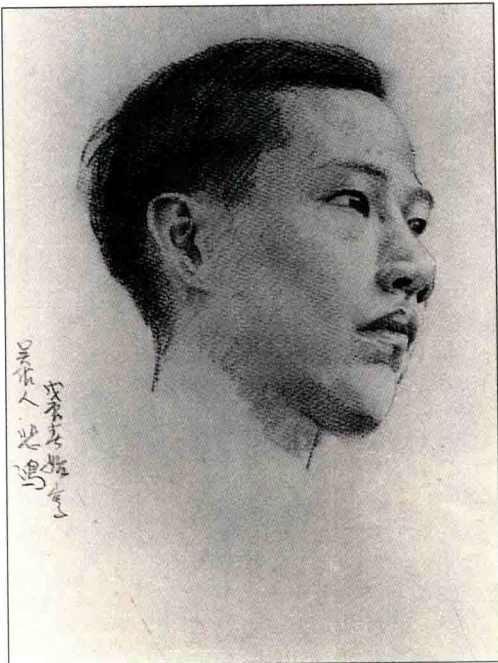
吳作人印選
涇川吳氏·齊白石治印

生活過得十分艱辛。吳作人稱自己的童年，「是一片灰暗色」。

祖父很早就去世了，但樓上存放遺物的大箱籠，為童年時期的吳作人帶來不少樂趣。吳作人在樓上讀論語、孟子，背唐詩，有空就去翻弄筆洗、顏料、紙張，時而任意塗塗抹抹。小小心靈中開始埋下圖畫的種子。在嚴厲的家教下，十三歲考取了蘇州工業專科學校，並第一次做寄宿生。

吳作人知道家庭貧困，讀書非常勤奮。每天要比其他同學早起一小時，練習書法，執著不懈；中學期間的美術課和課餘美術活動更是強烈地吸引他。蘇州工專對門就是蘇州美術專科學校，也正是此時，徐悲鴻從巴黎回國，在上海舉辦展覽，地處江南的蘇州美專也大為轟動。吳作人對美術越加心馳神往，或許這一切都是他走上繪畫藝術道路最早的因緣吧！民國十六年秋，吳作人考入上海藝術大學美術系，

一九二八年徐悲鴻所作之吳作人速寫



後又在南京大學旁聽，旋即轉入劇作家田漢創建的南國藝術學院。當時，徐悲鴻領導美術系，帶領藝術運動風潮，在這樣一個自由的藝術環境裏，吳作人不僅學習繪畫，還參加戲劇和音樂活動。

徐悲鴻主張「藝術的生命在於創新」、「作藝術家要有一顆誠摯的心」，這使剛剛涉足藝術的青年學子吳作人終生難忘，成為他藝術道路的座右銘。他在參放大徐悲鴻的油畫「田橫五百士」過程中，更深深領會到以繪畫表現歷史人物高風亮節的力量。

吳作人還選修田漢講授的外國文學課，在兩年多期間裏，正如吳作人自己說的：「窮苦青年之所以誠懇地追隨田漢、徐悲鴻從事艱辛的藝術活動，主要是因為有一種朦朧的共識——藝術要代表先進思想，要為社會的前進起推動作用。」經歷了各種動盪和挫折，吳作人更堅定了走藝術道路的決心。

留學歐洲 技壓羣芳

在徐悲鴻幫助下，吳作人於民國十九年五月留學歐洲，到了藝術之都的巴黎。他立即參加了羅浮宮學校，整天在古希臘羅馬雕塑館裏畫素描，傍晚再到自由學校畫速寫。憑著勤奮好學的精神，他在巴黎四個月中，畫了大量的素描、速寫，頗受巴黎高等美術學校西蒙教授青睞。正當他為學習經費無著而躊躇時，由於駐比利時公使的幫助，爭取到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庚款助學金名額。

一九三〇年在巴黎，左起：唐一禾、吳作人、艾青、周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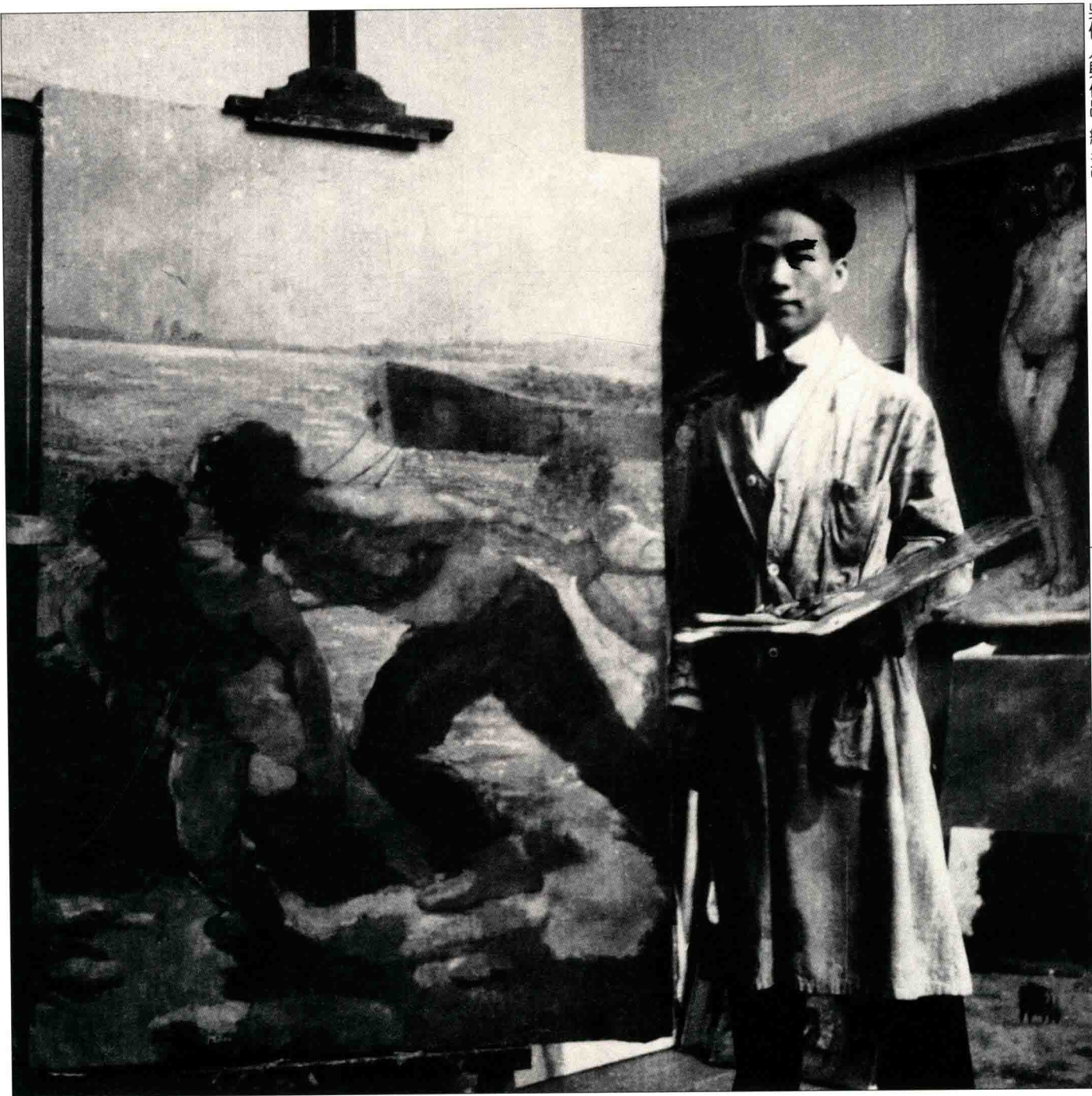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與巴恩天老師合影



吳作人印選
吳作人·潞淵治印

吳作人抵達皇家美術學院時，把自己的畫作拿給院長巴思天教授看，教授大為讚揚，破例允許吳作人插入高級班。巴思天教授曾到過中國，吳作人刻苦進修的精神以及對油畫色彩的敏銳，都使他預感到

吳作人與作品「繡夫」



吳會成為優秀的畫家，對得意高足關切照拂有加。而一般人，常常對中國人有歧視心理，艱辛的打工，半飢半飽的生活，更使吳作人臥病異鄉。他發憤「要立志昂首勤學，出人頭地，使這些不熟悉中國社會

的人們來認識我們，尊敬我們」。天道酬勤，僅僅一年多時間，吳作人通過了各項嚴格的考試科目，成績出眾，獲得了金質獎章和桂冠生的榮譽。

留學五年，吳作人不僅學習繪畫，還做雕塑（曾獲雕塑構圖第一名）、壁畫，發表文章，直至民國二十四年秋，應徐悲鴻邀請，回國至南京中央大學任教。從其舉辦的歸國展覽中，可以看到吳作人的油畫藝術面貌，展出畫作除人體、習作外，還有靜物、風景，特別是他的「繆夫」、「小組會」、「打鐵要趁熱」等都是歐洲學生很少關注的鄉土寫實題材，在文藝界獲得很高的讚譽。

戰火的錘鍊 大西北的洗禮

抗戰初起，山東台兒莊大捷，一舉殲滅日軍四萬人，大大鼓舞全國人民，身在重慶的吳作人和一些青年畫家組成戰地寫生團，奔赴抗日前線，以畫筆參加抗戰。在接近前線的陣地上，他們畫下那些攀爬滾

縫（素描）是以愛妻李娜為模特兒
一九三二年



打、鬥志昂揚的戰士們，同時也畫下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前線戰壕、林立的營盤帳篷。民國二十八年初，這批寫生在重慶展出時，激起不少青年和畫家投入抗戰的行列。

吳作人在歐洲博物館參觀時，偶然結識了一位歐洲女子。出於對藝術的共同愛好，使他們的交往越來越密切。儘管她的家庭反對她與中國人交往，但她執著愛情不予理睬。這位異國伴侶就是吳作人油畫肖像作品中見到的李娜。當吳作人學成歸國時，溫馴善良的李娜也辭別故鄉，隨夫來到十分陌生又神秘的東方古國。

三〇年代後半葉，正是日本侵略中國並大肆向南方肆虐的時刻，南京、上海不斷遭到日軍的轟炸，各大學紛紛向西南轉移，南京中央大學部分院系也遷到四川柏溪。國難當頭，李娜像所有中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爭帶來的重重災難。噩運不斷向吳作人襲來，民國二十八年底，愛妻帶著產後虛弱多病的身體離開人世，而小男嬰也隨之而去。

不久，戰火又炸毀了他的住房，國難、家難都壓在吳作人的身上，痛苦無法慰藉。他把滿腔的憤恨悲慟都拋向畫面，創作出「空襲下的母親」、「不可毀滅的生命」、「黃帝戰蚩尤」等等感人的重要作品。

吳作人經歷著痛失愛妻和幼子的悲慟，整個國家形勢也處在危急之中。重慶的政治氣氛十分緊張壓抑。

一九三八年乘船經巫峽
赴前線寫生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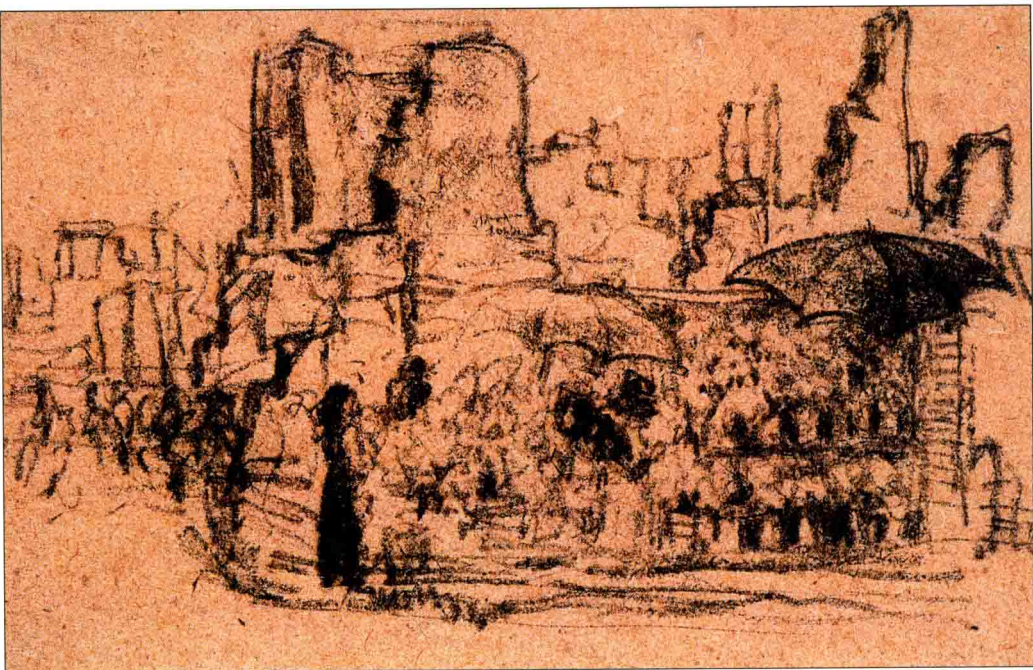
人大都奔波在遼闊的西北邊陲。

沿途或搭車、或騎馬，晝行夜宿，走走停停，十分艱苦，他深入戈壁大漠，和粗獷豪放的蒙藏各族兄弟同宿共飲，壯麗的邊塞山河，無邊的夏季碧草，寒冬的雪色，使他激情滿懷，他把握每一時刻作畫，有時氣溫驟然降至零下二、三十度，熱水化開顏料，到了紙上又結成冰，有時與藏胞同宿河畔山洞裏，等待天明再趕路。幾年之間積累了大量素材，畫了不少油畫、水彩畫作品。藏胞、犛牛羣、喇嘛寺僧眾、草原山景、牛皮筏子、天葬場雕羣……。吳作人把對藝術的一片赤誠、對生活的渴求，全部寫入西北風情畫之中。他深厚的學養、油畫的堅實功底、對傳統的深刻理解、對生活的激情，全部融合在一起了。

大西北歸來，吳作人舉辦的邊疆旅行畫展震撼了美術界和滬、寧兩地的觀眾。

也正是籌備展覽會時，吳作人與十七年前曾隨徐悲鴻習畫的女學生——蕭淑芳不期而遇，兩人一見如故。過去各自的不幸遭遇使兩人更加理解，相互的鼓勵、藝術上的切磋，很快發展成為熾熱的愛情，民國三十七年，他們終於在北平結婚。在人生的旅途中、在藝術道路上，他們是藝術上的相知、患難中的摯友。坎坷人生，吳作人得到極大的慰藉。

民國三十五年，徐悲鴻主持國立北平藝專，並請吳作人出任教務長，開始了他漫長的藝術教育生涯。



不可毀滅的生命（草稿）
一九四二年

在朋友們的勸說下，他決定奔赴大西北，去領略嚮往已久的塞外風光、大漠孤煙、皚皚雪山，特別是朝拜藝術寶庫——敦煌。早在歐洲學習時，吳作人就曾在博物館中，看到從敦煌盜出海外的古經卷、泥塑及揭走的壁畫殘片。

青海、西康、西藏地區是一塊神秘土地。四〇年代的交通狀況極差，背著沈重的畫箱旅行，需要足夠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從民國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的三年時間，除中間會回成都舉辦展覽外，吳作



吳作人印選
作人寫意·鄧散木治印



一九九〇年與夫人蕭淑芳的合影（司徒兆光攝）

「憂患從茲去，此身輕若飛」

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建政，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成立，吳作人又擔任教務長、副院長直至院長等職務。他融合各方經驗，支持創辦了畫室制教學，大大開拓了藝術教育的思路。他規劃全院教學，又親赴教室上課，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子。

他擔任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出訪世界諸國；他進行文物古跡藝術考察及臨摹。黃河岸邊炳靈寺、天水城旁麥積山，到處留下吳作人辛勤奔波的足跡。吳作人工作繁忙清苦，但他覺得「憂患從茲去，此身輕若飛」，他如飢似渴地接受新事物，更絲毫沒有忘記藝術家的根本職責——藝術創作。

他以當年西北之行的精神，在偏僻的農村、在沸騰的建設工地，熱情吸吮著生活的營養。三訪蒙古草原，領略「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遼闊境界。東至大興安嶺原始森林，體驗對白山黑水的眷戀之情。吳作人迫不及待地揮動畫筆，採擷大自然賜予的豐碩藝術礦藏。正如他一九六一年夏東北之行所寫：「手揮五色寫江天，朝發新春暮延邊；鏡泊湖頭洗畫筆，歸來草稿半擔肩。」

一九五五年，吳作人身背畫箱，輾轉來到咆哮的黃河三門峽邊。不斷東流的黃河水，時而靜靜的流淌，時而撼天震地。浩蕩河水，千萬年的冲刷，形成陡峭的山谷，洶湧的河水奪門而出，巨大的岩島與暗礁，形成鬼、神、人三門，狂瀉的奔流，一破而為三股。在狹窄的河道中，宛如巨龍被縛，翻騰咆哮不已。吳作人因這壯觀的奇景深深撼動，極目眺望，寒風凜冽，黃沙彌漫，他時而乘工程鋼纜船渡鬼門登鬼門島，時而乘吊斗橫越黃河上空。

吳作人創作了大量速寫油畫，並在此基礎上創作了「三門峽」一作。這一時期，也是在同樣激盪的心情下，吳作人創作了肖像畫「齊白石」以及靜物「芍藥」等傑作，成為其融滙中西的油畫代表作品。

迭經起伏 壯心不已

正當吳作人感覺身輕若燕的時候，天空飄來了層層烏雲。生性耿直的吳作人，對當時藝術教育中全盤



一九五五年，吳作人在
三门峡寫生（左三）。

西化的傾向，誠懇地提出意見，對以極左觀念批判印象主義之事，發表了一些不同看法。萬萬沒有想到，這竟然引起某些人的不滿，並進而擴大為「反黨言論」，以致在反右鬥爭中，中共文化部長親自召見，告誡他要「猛醒」、「好自為之」。莫名的困惑使吳作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徘徊在小院中，呆立在葡萄架下，沈默、消瘦，終於病倒了。

他的好友鄧拓深知吳作人的痛苦，引孟子「求其放心也矣」，以行草書寫「放心」二字，勸吳作人要放開胸懷，靜心休養。

在鬱悶中求解脫、在思索中求答案，吳作人似乎反而大徹大悟了。他與妻子每天揮毫作畫，筆運神會，創作了「金魚」、「雙鴿」、「黑天鵝」等大批水墨作品，在迷茫孤傲的心緒中，尋求純真、質樸、自由的心情，藉此寄託自己。鄧拓看到典雅的「黑天鵝」十分喜愛，欣然題詞「春風送暖，唯我先知」。

一九六〇年，文化大革命引發了空前浩劫，災難從批判「三家村」開始，而鄧拓正是「三家村」的重要成員。吳作人受牽連，成了重點審查對象，從此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在美術界，造反派把中央美院多年珍藏的各種珍貴石膏教具、古代雕刻和其它藝術品，堆放在操場上縱火焚燒，並讓牛鬼蛇神跪在周圍認罪。面對熊熊烈火，吳作人的心在流血，靈魂在呻吟，他彷彿又見

到了重慶日機轟炸後的大火。新的浩劫持續了十年，吳作人也被升級為中央美院的「頭號黑幫」，和全體師生一起發配到農村，由部隊監管勞動，剝奪了一切藝術活動的權利。

已經六十一歲、患病在身的吳作人，衣袋裏藏著硝酸甘油急救藥，烈日下、寒風裏，他度過痛苦屈辱的歲月。學校解體、教師被打倒、畫家被摧殘，美術園地只剩下一片凋零。

一九七三年，由於中共總理周恩來的親自干預，吳作人等人才得以調回北京，為外交賓館作畫。但隨即又為接受了美籍華人趙浩生的採訪，發表與四人幫不同意見以維護對藝術大師齊白石的正確評價，而又招來一場橫禍。

吳作人知道滿天烏雲並未消散，抱著為民族保存文化的心情，把動亂、迫害、屈辱等等苦難之中孕育的感受與真情，一齊抒發在筆底，創作出「鶴舞千年」、「橫空出世」、「駝隊」、「黑天鵝」等作品，意境更深邃，筆墨更深沈。

坎坷人生路漫漫，一九七六年十月，金秋時節，四人幫終於垮台，改革開放的呼聲隨之而起。逆境與順境交互出現，憂患與欣慰同在心頭，吳作人已經悟到了搏擊人生的道理，此時他白髮滿頭，壯心不已，正像其畫面上在風雪中昂首奮發的駱駝，仍在坎坷的道路上默默前行。



黑天鵝（水墨速寫）

嚴肅的歷史課題

民國十六年，距今將近七十年前，吳作人走上了藝術道路。

那是一個風雲動盪的時代，社會和文化都面臨了巨大變革的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聲勢浩大迅猛，深刻有力地衝擊著封建文化的傳統格局，激起深刻的社會反響，並引起了一系列文化論戰，特別在東西方文化的關係問題，更是論戰的焦點。

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歸根結柢，首先是要不要衝破舊傳統的格局，然後是如何解決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空間及時間差距上的矛盾，以創造中國現代文化新紀元。

前輩畫家們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吳作人等第二代畫家迎接的仍然是同一歷史課題，每一個畫家，都必須作出抉擇。能否以自己的藝術道路推動藝術的新發展，成為檢驗衡量其藝術活動價值的基本標準。

吳作人痛感數百年藝運衰微黑暗的同時，仍努力從前人實踐中汲取教訓。他熱切而冷靜，既不逃避，也不拋棄，努力鑑別思考舊傳統與新思潮之中的甘苦、短長，他堅信時間的差距是應該克服的，筆墨當隨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但空間的差距卻是難以否認的，地域歷史等因素所形成的特殊文化環境，恰是構成藝術多姿多彩的重要原素。因此，「過去的作風會再統治現代藝壇嗎？西方作風會變成中國藝術的

準繩嗎？都不會！所可能的或許是會有一個新的面目」（「中國畫在明日」），他深切期待著。

對於這個藝術的新面目，吳作人不但熱切期待，而且勤勤懇懇、努力實踐，以自己的藝術作品、理論思考、社會活動，全面投入藝術運動。成為本世紀前半葉中，為創造中國現代美術作出卓越貢獻的重要畫家之一，也是本世紀下半葉裏，自覺探索發展中國文化藝術的主將。

吳作人一如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先師和同輩

套馬（速寫）
一九五五年



吳冠中等人，走雙管齊下、左右開弓的道路。中西並舉、深入虎穴，在國畫與油畫兩個領域裏擷精取華，真正作到知己知彼、裏應外合，而高屋建瓴融會中西，發展自己。

這是一條攀登兩座高山的艱辛道路，不但需要付出雙倍的精力與光陰，更需要超常的毅力與智慧，清醒的判斷與抉擇。

中國藝術的高峰與低谷

吳作人成名藝壇後，有一種時代主張以保持民族性為由，反對並抵制藝術接受西方的新影響。對此，吳作人曾明確表示看法：「民族性在藝人修養中自然流露，今之為恐失民族性而戚戚者，當知非油色麻布之能損我民族性。況『性』依境而遷：東、西方『境』不同，則東、西方人『思維』不同，現代之中國與千載前之中國不同，何必現代之中國人思維強與古人同？則動筆須『仿某某山人』的理由又在哪裏？」（《藝術與中國社會》）

吳作人以極大的精力，對中西藝術歷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實地考察，藉由畫布上油彩的塑造、宣紙上水墨的揮灑，對中西兩大藝術體系的觀念、語言、技法，都作了長期刻苦的比較探討。終於使他能從不同視角對中西兩大藝術體系作宏觀的考察、清醒的比較和科學的判斷。

首先，他看到兩千餘年以前在東西兩方平行而各異

其趣的文化互相輝耀著：一個是中國文化，另一個是希臘文化。它們代表著中西兩大藝術體系，各自經歷著初生、壯年、晚老，一直到垂滅的變遷過程，存在著各自的長處與短處、高潮與衰落。

對於五千年的中華文化，他清醒地看到兩次美術發展的高峰。從對敦煌藝術的考察研究，他認為「衝激澎湃、獷放騰動、風逐電馳，凡所有隋以前的壁畫，都充分地表現著這種中國古代民族的雄猛生命力」。此外，結合了對漢代石刻的研究，「可以肯定，當時中國文化早已東至於海，西渡大漠。我們的高貴、雄強、勇猛、奮進的民族性，很具體的在藝術上流露著」。

（談敦煌藝術）

獅頭（速寫）
一九三一年

